

1936年“北海事件”始末（下）

作者：张九皋 来源：北海日报

刺杀中野顺三行动

1936年8月下旬进驻北海的新十九路军60师的兵力为一个营，下辖三个步兵连，另配有一个机枪连，共4个连。营长区海文与翁照垣均为广东人，翁照垣命令他负责组织专人去刺杀中野顺三。为此区海文组织一个7人特别行动队，由其手下一副营长担任队长，师部派出2人，机枪连派出4人。队员全部便衣，均着黑色胶绸外衣，黑色力士胶，每人配备一支驳壳手机、一把五寸匕首。

这支特别行动队成员均是抗日老兵，对日本鬼子特别仇恨，急欲动手，但组队后等候数天仍未见师部下令动手，大家有些不耐烦，说不干了，要脱下便衣归还营部。可就在9月3日这天，翁师长命令传来：今晚动手！并答应行动结束后有重奖。队员们个个兴奋异常。

9月3日晚上8时多，行动队7人来到“丸一药房”门前，此时药房已关门停业，药房门前骑楼歇有多辆黄包车，行动队喝令车夫把车拉走。队长与一队员敲药房大门诈称买药，房门一打开，行动队留下2人把守大门，其余5人则持枪而入。药房内只见中野之子中野居士（中文名钟村辉）在，队员装作买药时故意对中野居士说“丢那妈统统是日本货”，随后与中野之子争吵起来。当发现中野顺三不在楼下时，即派2人以手枪逼住中野家属，不准他们声张，其余3名队员持手电筒直冲上二楼后座，在电筒光照下发现一个脑门发亮的年约五十岁的矮胖男子正在给一个小男孩喂粥。确认这个矮胖子就是中野顺三后，只见中野连连后退，边退边用廉州话说：“我无是日本人呀！”当即一便衣队员上前一首抓住中野衣领，随即以所持驳壳枪口顶住中野的太阳穴，另2名队员随即拔出匕首照中

野胸、腹、背部连捅多刀，直至中野血流如注，气绝身亡。3名行动队员完成刺杀任务后即转身下楼，招呼其他队员分成两路迅即离去，并把预先准备好的传单随街散发。他们刚转身出门，就听见屋内传来中野家属大喊“捉贼”。行动队回到预定的集结地——税所，换上营长送来的军装，坐上黄包车返抵部队驻地——赵屋祠堂。

刺杀行动完成后，师长翁照垣果然应诺，把三千元（广东银行发行的纸币）奖赏给行动队。

“北海事件”调查谈判经过

9月9日，日军先派出“嵯峨号”等舰开来北海港，欲登岸调查中野顺三被杀案，途中遭遇国军军舰劝阻而没有强行登陆，停泊于冠头岭附近海面。

9月20日，新十九路军60师翁照垣师长率部撤离北海，粤军谭邃师长率159师接防北海。

9月22日晨，原泊于海口港的6艘日军军舰闯入北海领海与先前入侵的“嵯峨号”会合，进行武力威慑。经北海海关理船厅“船头官”（负责人）斯宾塞（美国人）出面调解，中方答允日方派出调查员就中野顺三被杀之事第一次登岸调查。

9月23日上午8时，中日双方各派调查员8人登岸，一同到珠海中路“丸一药房”。日方调查员在“丸一药房”内取走中野顺三日记3册、书信7封及沾有血迹台布2块；又到中野尸体下葬处“爱生院”命作开棺检验中野尸体，并嘱咐作将中野尸体火化，骨灰分作2瓶，一瓶交中野遗属，一瓶由“嵯峨号”带返日本。验尸时中野妻及长女均在现场。日方调查员当天夜里登舰，同时带走中野子女。

9月24日，日方调查员再次登岸，中方将中野骨灰送交日方。是夜日方军舰驶离北海。

12月30日，中日双方外交部就“北海事件”互致外交照会，中方赔偿日方

中野遗属3万银元，“北海事件”就此解决。

后 记

“北海事件”之所以由北海海关理船厅“船头官”斯宾塞出面调解，是因为斯宾塞夫人也是日本人，是当时北海仅有的2名日本人之一，中野顺三被杀就是中野之子中野居士告知她，她暂时收藏了他，随后以电报形式告知日本驻广州领事馆领事。

1941年3月3日日军入侵北海，3月4日，中野居士带领日军到福成乡接后母（合浦人）和2个妹妹到北海；3月5日又是中野居士带领入侵日军首领石凡大佐等一帮日本人到“丸一药房”设坛祭奠中野顺三。

“北海事件”是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中日外交史上发生的一件大事，从发生至笔者参与调查采访的1981年已历经45年，期间北海人及国内新闻界少知晓该事件的内幕与真相。1981年、1982年笔者先后两次到广州中山图书馆特藏馆，调阅国民政府外交部驻广东广西特派员习作谦的秘书凌士芬撰写的二次“调查报告”，并手抄于笔记本上（当时还未有复印设备），然后经过认真研究剖析，获知事件的来龙去脉；然后又深入民间采访当时一些知情人，其中最重要的是当年刺杀行动队成员周大强仍健在，1982年我专程前往营盘青山头村采访他2次，采访谈话内容均做笔录，并获赠他身着军装的照片一帧。

经过研读自广州中山图书馆特藏馆两次“调查报告”，结合采访行动队周大强的口述内容，笔者将1936年“北海事件”作为一个地方历史专题撰写成文，使这一历史事件永远载入史册。“北海事件”已过去78年，笔者也是古稀之人，特撰此稿供后人参阅，以获知“北海事件”真相。